



# 冬雪里的味道

□徐崇仁

故乡的冬天，总是裹着一身寒雪而来。雪花簌簌落在黛瓦上，积在田埂的荻花丛中，把灰白的花穗染成一片银色。每当这时，我总会想起童年的雪天，想起那锅在炉火上咕嘟作响的炖猪蹄，想起父亲在寒风中为一家人忙碌的身影。

小时候的冬天格外冷，屋檐下的冰凌垂出檐口尺余长，院里的水缸冻成冰块。但只要父亲说“今天炖猪蹄”，心中的寒意就会被美味驱散。天不亮父亲就踩着积雪出门，回来时肩头落满雪花，手里提着几只沉甸甸的猪蹄，冻得通红的脸上却带着幸福的笑意。

母亲早已在墙根处放好小板凳，借着雪光，拿着小镊子仔细地拔着猪蹄上的细毛。父亲则在旁边劈柴点火，斧头砸在木柴上的“咚咚”声与我们兄妹五人嬉闹的欢笑声，飘荡在老屋里。

处理猪蹄是父亲的“绝活”。他先用刀反复刮蹭猪蹄的表皮，把杂质清理得干干净净，猪蹄露出鲜美的红润。接着，父亲换了把锋利的斧头，顺着骨缝精准劈开，块头不大不小，“块子小了没嚼头，孩子正长身体，得吃点实在的。”烧沸水焯猪蹄时，水面很快浮起一层浑浊的泡沫，父亲一遍遍地打捞，直到汤水清澈，猪蹄变得莹白。

煨汤的炉子就摆在堂屋中央，父亲往锅里添足清水，放入姜片、橘子皮和大葱，又倒上半碗黄酒去腥。起初炉火旺盛，火苗呼呼地舔着锅

底，锅里的汤水很快沸腾起来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。父亲的额头渐渐渗出汗珠，尽管此时窗外寒风呼啸。父亲脱了棉袄，穿着单薄的蓝布褂子守在炉边。等汤水沸透了，他便把通风口调小，让炉火变成点点星火，汤水慢慢平静下来，只在中央泛起细密的涟漪。

煨汤的时间格外漫长，雪越下越大，门窗都已遮得模糊。我搬个小板凳坐在炉边，盯着锅里的猪蹄——看它们在汤中慢慢舒展，从紧实变得软糯；看汤汁渐渐浓稠，泛起琥珀色光泽。空气中的香气缓缓弥漫开来：起初是大蒜、老姜、橘子皮混合香味的清冽，随后便化作胶原蛋白溶化的醇厚，丝丝缕缕钻进鼻腔，勾得我直咽口水。

父亲会偶尔掀开锅盖，用筷子戳一戳猪蹄，检验是否炖得恰到好处。筷子戳进去时，能明显感觉到猪蹄的软糯，轻轻一搅，汤汁便裹着猪蹄微微颤动。我眼巴巴地望着，父亲笑着摸摸我的头，说再等等，等汤更浓些味道会更足。窗外的雪依旧纷纷扬扬，屋内的暖香却愈发浓郁，仿佛整个冬天都被这一锅汤给捂得温暖了。

这时，母亲会炒上一把胡豆，剥好的豆子盛在小碟里，让我们兄妹一边吃着零食，一边静静等待锅中的美味。父亲则借着炉火的微光，修补农具上松动的零件——他的手指粗糙如老树皮，但却异常灵活。每隔一会儿，他就会掀开锅盖，用筷子翻搅一下锅里的猪蹄，蒸腾的热气向上弥漫，悄悄模糊了他眼角的皱纹。我忍不住问父亲：“什么时候能吃？”他笑着答：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好东西要耐着性子等。”

终于等到开饭了，父亲掀开锅盖的瞬间，香气轰然炸开，在整个堂屋里弥漫，就连门外的雪花似乎都慢了几分。猪蹄炖得软烂，用筷子一夹就晃悠悠的，吹弹可破。

父亲先给母亲夹了一块，再给我们兄妹五人各自舀了满满一碗，汤汁浓稠得能挂在筷子上，抿一口，暖意就在喉咙里化开，顺着食道暖到胃里。猪蹄入口即化，嫩如豆腐，爽如春笋，肥而不腻，筋骨处带着些许缠绵，那滋味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替代不了的。

后来才明白，那些年我们家境并不富裕，猪蹄属于难得的“硬菜”。父亲赶集时舍不得买早餐，宁肯啃着干冷的红薯，也愿意花钱为我们买猪蹄。他在寒风中辛苦奔波，双手满是冻疮，却把温暖的炉火和美味的食物都留给家人。那一锅煨猪蹄，熬煮的是父亲的汗水与辛劳，炖煮的是他对家人最深沉的爱。

如今身在异乡，我品尝过各式各样的猪蹄，红烧、椒盐、清炖、卤制……种类不可谓不多，却再也品尝不到童年时那满含幸福的滋味。每当初冬雪花纷飞，我总会想起故乡的雪夜，想起那灶膛里跳动的火焰，想起父亲在寒风中忙碌的身影，想起空气中弥漫的猪蹄香气。

今年的冬雪再次飘落，记忆里的猪蹄香气愈发浓郁。有人说，乡愁是关于味道的记忆，或许这句话的确有几分道理。一到冬天，就像千年前张翰“季鹰归未”典故那样，某些深藏心底的思念总会不期而至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

## 漫步(外二首)

□钟其贵

在开阔地漫步  
可以向左向右  
可以向前向后  
可以慢可以快  
可以走走停停  
可以东张西望

不必像曹子建  
七步之内成绝唱  
不必像赶路一样  
需要提前或准点到达  
更不必像有些豪华车  
在斑马线上还在加速

漫步在蓝天绿野间  
或许在一个瞬间  
一颗流星划过脑海  
此时此刻似乎豁然开朗  
来自悄无声息的感应  
来自不请自来的妙趣

### 真相

真相时常被假象  
包裹得严严实实  
不透一口气，不漏一丝风  
以至于假象比真相还真  
以至于不仅仅耳听为虚  
眼见也未必为实  
当真相与假象同时出现  
脱掉外衣，露出内核来  
那些虚的，缥缈的  
会消逝得无影无踪

### 错过

错过未必是一种过错  
就像错过一班火车，错过的  
不只是再等一班车的时间  
错过一次机会  
下一次会不会等你  
错过一道风景  
或者更多美好的错过  
错过或许就成了过往  
再来亦是枉然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## 山河行吟(外一首)

□王玺宁

在枫桥，遇见张继  
我遇见张继时，  
他坐卧于大理石上，似躺非躺  
那件唐时的青衫，  
已被运河水打湿千年。

没有渔火，只有频闪的霓虹  
也无清寥，满眼都是人间烟火  
他忽然问我：  
“这是我的姑苏吗？”  
不等我回答  
他的背影逐渐模糊。

民俗客栈的电子屏上，  
一行字缓缓跳出来：  
今夜有房。  
我掏出手机，扫码购买  
今夜的风霜  
和千年的钟声。

### 十八梯的血脉与根须

刺破浓雾的警报  
似乎还在十八梯回响  
台阶上还残留着  
结痂的血痕  
墙面的裂缝里  
还沁着不屈的泪水

我看见  
炸弹落在嘉陵江  
把明月炸成碎片  
屋梁裹着火焰坠落时  
有人用脊背铸成铁甲  
将硝烟吸进身体

在血与火的地方  
有人撒下黄葛树的种子  
让根系扎进焦土  
悄然萌发  
我轻轻触摸挺拔的树干  
如同触碰战火中罹难者的筋骨  
在每一块筋骨上  
都铭刻着：

硝烟淬不灭的，是黄葛树的根  
苦难压不垮的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  
（作者系中国民航大学学生）

# 陪着父亲慢慢变老

□陈利民

六年前的深秋，母亲离世，父亲被巨大悲伤席卷之后，忽然间苍老了许多。我们四姊妹，只有我这个长子离父亲住地最近，职业又自由，理应陪伴父亲。

我尽其所能照顾父亲的生活，但他总是沉默寡言，守着母亲生前喜欢看的文艺频道，显得孤寂无助。于是，我决定带父亲外出走走：先去惠州二妹家，然后带他去香港和澳门旅游。

出发前，父亲哽咽着说：“你母亲生前最大的心愿，就是想去一次香港和澳门。”



渡轮劈开鹭江的碧波，一声悠长的汽笛，带我们驶入了鼓浪屿的韵律之中。鼓浪屿的歌声，是老钢琴与管风琴的岁月回响，是日光岩上的天风海涛，是街巷里的人间烟火。

这座漂浮在厦门湾的小岛，没有机动车的轰鸣，唯有海浪与琴声交织，在1.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奏响跨越百年的交响。

在菽庄花园的浓荫深处，钢琴博物馆藏着最动人的乐章。这座由爱国华侨胡友义捐建的博物馆，百余架古钢琴静静陈列，像是时光的乐器收藏家。黑白琴键颠倒的双键盘古钢琴、镶着皇室皇冠的鎏金钢琴、历经战火仍能发声的手摇钢琴……每一架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。最令人动容的，是那台1928年的全自动“海那斯”名琴，打孔琴谱转动间，贝多芬的旋律便与窗外的涛声相拥，而1872年的巨型管风琴，近3000根音管发出的雄浑声响，竟能与海浪的律动形成天然共鸣。

拾级而上攀登日光岩，歌声便换了模样。作为鼓浪屿的制高点，“鼓浪洞天，鹭江第一”的题刻间，风声、涛声与远处的琴声交

临近春节，惠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、喜气洋洋，浓浓的节日氛围让父亲的心情舒展一些。在二妹家住了几天，他说得最多的话是：“这里暖和，你们母亲属蛇，怕冷。”

我和二妹陪父亲旅游香港。那天，当旅游大巴车驶过港珠澳大桥时，父亲靠着车窗，看着雄伟气魄的大桥、蔚蓝的大海、偶尔飞过的大海鸥，表情终于有了孩童般的欣喜。而最让我感动的是，他手里一直紧紧地握着母亲的身份证，口中还默默地念叨着什么。

我低下头，鼻子一酸，泪满眼眶。旅游归来，父亲的话语变得多了一些，主动提出“我买菜、他出钱”“我做饭、他洗碗”。有一天，他喃喃地对我说：“你也有自己的事，该忙就去忙吧，别老是守着我。我要去养老院。”

父亲的这个突然决定，让我吃惊。在我们的观念里，只有鳏寡老人才进养老院，父亲膝下有几子女，我坚决反对。但父亲最终说服我的理由是：那里有他的几位老同事，能打麻将、唱歌，至少有人可以一起摆龙门阵。

我把父亲送进了养老院，从表面上看他心满意足，但内心也流露出些许无可奈何。

# 鼓浪屿的歌声

□袁保亮

织成网。登顶远眺，红瓦白墙的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，四十四桥蜿蜒入海，菽庄花园的轮廓在碧波中舒展。海风掠过崖壁，穿过古避暑洞的石缝，带来咸腥的气息与隐约的琴音，分不清是钢琴博物馆的旋律随风而来，还是海浪在礁石上弹奏的天然乐章。

日落时分，晚霞为海面镀上金边，归航的渔船划出粼粼波光，此刻的歌声，是天风海涛与城市脉搏的和谐共振。漫步环岛路，海浪是永不疲倦的歌手。涨潮时，浪花拍打礁石，如铜管乐般雄浑激昂；退潮后，细浪轻抚沙滩，似小提琴般温柔缱绻。转角处的共享钢琴前，常有游人即兴弹奏，《鼓浪屿之波》的熟悉旋律与海浪声缠绕，成了小岛最具辨识度的背景音。

红砖墙下，三角梅娇艳如火，开得热烈。闽南软语的闲谈、老茶馆的茶香，与琴声、涛声交织，酿成独有的烟火气息。这独特的人间烟火，历经百年不衰，它见证过领

半年后，原本体弱多病的父亲，又查出了贫血、营养不良等病症。我决定接他回家，他也没有反对。从此，我与父亲生活在一起。我爱睡懒觉，他起得早，一般都是他做好早餐叫我起床，已是耄耋之年的他反而来照顾我，我于心不忍。再者，家里的一切开销，都是先花他的退休金，从不让我掏钱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我是在“啃老”。

有一次，我出差了几天，在外地工作心神不宁，始终挂念父亲的起居。办完事情，匆匆回家，看到父亲不仅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而且还把厨房和卫生间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他开心地说：“你母亲是个讲究人，她在天堂看见我们生活得很好，才会放心。”

“家有老，就是宝。”如今，我与父亲共同生活，连饮食习惯都大有改变。我尽力做到耐心地呵护父亲。阳光好的时候，我会带他下楼走走。微风和煦，阳光洒满安小区，我牵着父亲的手，就像小时候他牵着我一样，缓慢踱步。

去年，我也退休了，有了更多时间陪着父亲，我们会一起慢慢老去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日报社）

事馆群的兴替，熏陶着林语堂与廖翠凤坚贞的爱情，也滋养了著名诗人舒婷的笔墨诗情。这人间烟火气，是最抚慰人心的音乐，是穿越岁月烟云的不朽歌声。

夜幕降临，鼓浪屿的歌声愈发悠扬。八卦楼的管风琴艺术中心里，“诺曼·比尔”管风琴的浑厚音色穿透夜空，与钢琴博物馆的古琴声遥相呼应。街巷间的灯光次第亮起，映照中西合璧的建筑，百年别墅的窗棂后，勤奋的琴童正在练习指法，让音符顺着青石板路流淌。

渡轮驶离码头时，回望这座小岛，琴声与海浪声渐渐淡去，却早已刻进心间。这鼓浪屿的歌声，藏在每一架历经沧桑的乐器里，躲在每一次潮起潮落的韵律中，更融在每一位旅人被治愈的心灵深处。这座“音乐之岛”，用海浪为弦，以时光为谱，奏响了一曲永不落幕的山海恋歌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